

WANDERERS AND SETTLERS
IN THE FAR EAST
*A Century of Jewish Life in
China and Japan*

远东的漂泊者与开拓者
——犹太人在中国和日本
一个世纪的生活历程

〔美国〕赫尔曼·迪克 著

Herman Dicker

王志军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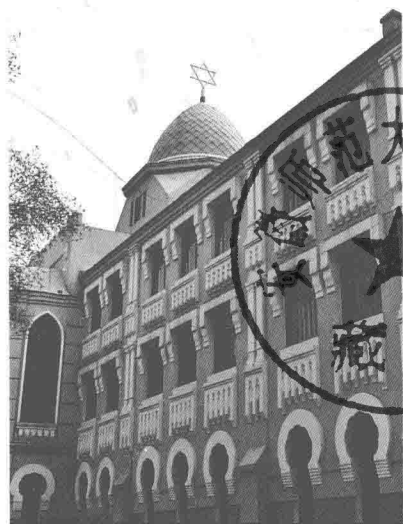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远东的漂泊者与开拓者

——犹太人在中国和日本
一个世纪的生活历程

*WANDERERS AND SETTLERS
IN THE FAR EAST*

A Century of Jewish Life in China and Japan



[美国] 赫尔曼·迪克 著

Herman Dicker

王志军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东的漂泊者与开拓者：犹太人在中国和日本一个世纪的生活历程 / (美) 赫尔曼·迪克著；王志军译

—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7.5

ISBN 978-7-5686-0084-2

I. ①远… II. ①赫… ②王… III. ①犹太人—研究—中国②犹太人—研究—日本 IV. ①K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5758号

WANDERERS AND SETTLERS IN THE FAR EAST: A Century of Jewish Life in China and Japan.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62.

Copyright© Predrag Vranicki

This book's right of translation about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is deputized by China Written Works Copyright Society.

Telephone: 010-65978906, E-mail: wenzhuxie@126.com.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翻译权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代理。

电话: 010-65978906, E-mail: wenzhuxie@126.com。

远东的漂泊者与开拓者——犹太人在中国和日本一个世纪的生活历程
YUANDONG DE PIAOBOZHE YU KAITUOZHE——YOUTAI REN ZAI ZHONGGUO HE
RIBEN YI GE SHIJI DE SHENGHUO LICHENG

[美国] 赫尔曼·迪克 著 王志军 译

责任编辑 肖嘉慧 张春珠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三道街36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60千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86-0084-2

定 价 26.00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用学术守护大地（代序）

宗教是人类社会最古老、最普遍的文化现象之一，许多世界性的宗教都有超过 2000 年的历史，即使较年轻的伊斯兰教也经历了 1500 多个花落花开。宗教也在人类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文化模式、思想观念等重要领域留下深深的印迹。面对当前科学技术的巨大冲击，古老的宗教没有消退的迹象，全球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信仰某种宗教。正因如此，对于宗教的研究应该是我们学术工作不可缺失的重要一环。

需要强调的是，学术研究不是一个纯粹的知性活动，其宗旨与目的也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知识再生产的问题。对于我们而言，学术研究不仅基于难以遏制的个体超越情怀，同时也根植于难以割舍的大地意识。

对彼岸问题的关注是宗教的内在精神向度。这种指向彼岸的超越意识，无不和每一个民族及其个人的现实生命紧密结合在一起。关于宗教的学术研究，一般而言，是在三个维度展开的：神学（佛学、经学等）的维度、人文学（哲学、文学、历史学、语

言学等)的维度、实证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的维度。

中国的宗教学术研究在上述的三个维度展开,但这种展开,有时过于散漫、随性。所谓散漫、随性,并不意味着宗教研究没有自己的规划性,而是每一项研究都仅仅立足于学者的个体意向。这种学者的个体意向,表面看来体现了学者个人的学术计划性,但这种计划性背后隐藏着学术兴趣形成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包含着学者个人的气禀、教育的背景、个体生命的遭遇的差异。如何把对彼岸问题的关注根植于我们的大地意识,是我们黑龙江大学宗教研究的各位同人一直在思考的重心所在。

黑龙江大学的宗教研究,历经了30多年的发展,经历了从没有统一学术体制保障的非自觉阶段,到在宗教学的学术体制规范下的多元发展阶段,再到在宗教学学术体制内的自觉发展阶段。以2003年黑龙江大学获得宗教学硕士授予权为标志,黑龙江大学的宗教研究进入学术体制规范下的多元发展阶段。2003年以前,黑龙江大学的宗教研究分散到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领域。主要研究和关注的问题为:俄罗斯文学与俄罗斯宗教,东正教与黑龙江近代历史,中国哲学与儒教、佛教,基督宗教与西方哲学,等等。这些从事宗教研究的学者有自己独立学术研究主业,他们的宗教研究基本上是他们学术研究主业的一种延展。这种对宗教的研究,大多是自觉的哲学、文学、历史的研究,而非自觉的宗教学研究。应当说这种不同人文领域中的宗教研究,为黑龙江大学宗教学科的建立奠定了较为深厚的学术基础。一批

优秀的学者，在他们各自的学术研究领域为黑龙江大学宗教学科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2003年以后，黑龙江大学的宗教学研究将自己定位在两个重要方向：基督宗教与比较宗教研究，宗教与文化研究。应当说这两个研究方向还十分泛化，还深深地保留着黑龙江大学宗教研究的历史痕迹。2007年黑龙江大学开始招收宗教学博士，标志着黑龙江大学宗教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虽然在总体方向依然保留此前的学术惯性，但也在逐渐地摸索自己的学术研究特点和培养特色。其特点和特色就是：1. 从此前书本上的宗教研究（Religion in Book）到现实的宗教研究（Religion on Ground）；2. 从对宗教的一般性研究转向对黑龙江本地宗教的研究。

这种宗教研究重心的转移，并不意味着放弃宗教研究的传统，而是意味着我们的宗教研究更贴近现实生活、更贴近龙江大地。不仅仅将宗教视为一种精神性的活动，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更视为一种生存方式、视为现实生活的折射，这是马克思主义对待宗教的基本立场和态度。直面现实存在的宗教，直面我们身边的宗教问题，就要求我们面对宗教研究不是采取鸵鸟政策，而是秉持学者的良心对宗教问题给予学术脱敏。这要求我们一方面面对宗教问题坚持国家的政策导向，另一方面坚持严肃客观的学术良知。强调学术研究无禁区，宣传有政策。

正如有人将葡萄牙国王的海外政策概括成“为了胡椒与灵魂的拯救”那样，宗教问题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它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问题交织在

一起。黑龙江辽阔的大地为我们提供了足够宽广的研究空间。仅就中国目前的行政区域而言，黑龙江省比德国大三分之一，比法国小三分之一，更何况我们的研究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行政地域界线。兴安龙江，山高水长，在一次又一次走出书本、与信教人群近距离接触的过程中，困惑与希望、挫折与喜悦几多纠缠交替。我们依稀记得夏天雨后泥土路上清晰的足迹；我们难忘秋天如画的山峦；我们长久地享受冬天火炕上的温暖；我们留恋春天充满生命的大地。我们希望，这种走出书本的探索性研究对于我们认识辽阔的龙江大地有所帮助；我们希望我们的学术研究，能为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更为丰富的思想资源。

基于以上的思索，黑龙江大学宗教研究的诸位同人，以黑龙江大学的“黑龙江省宗教问题研究中心”为平台依托，拟在今后若干年出版《黑龙江宗教文化论丛》（以下简称《论丛》）和《黑龙江宗教文化译丛》（以下简称《译丛》）两套丛书。

《论丛》主要关注黑龙江地区宗教的历史与现状，关注与黑龙江地区宗教相关的文化与社会问题。《论丛》主要汇编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 由“黑龙江省宗教问题研究中心”主办的有关黑龙江地区宗教的学术会议的论文；
2. 有关黑龙江地区宗教的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资料的汇编；
3. 本研究中心成员及其培养的硕士、博士关于黑龙江地区宗教的专题研究成果。

《译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 有关黑龙江地区宗教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的俄语世界的优秀文献与研究成果。

2. 有关黑龙江地区宗教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的英语世界的优秀文献与研究成果。

3. 有关黑龙江地区宗教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的日语世界的优秀文献与研究成果。

之所以要同时启动《译丛》，一个重要原因则是考虑到近代以来黑龙江地区丰富的外来宗教历史。自 1898 年中东铁路修建以来，黑龙江地区就成为欧洲文化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驿站，出现了信仰以俄罗斯东正教为主的大量外国侨民。仅就哈尔滨市而言，1913 年 1 月 14 日，中东铁路局对哈尔滨及其郊区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哈尔滨有 68549 人，53 个民族，使用 45 种语言，其中俄国人 34313 人，中国人 23537 人，犹太人 5032 人，波兰人 2556 人。俄语和汉语是最主要的语言，其次是波兰语和意第绪语。截止到 1935 年，哈尔滨已经有 23 座官方正统东正教堂，5 个天主教堂，2 个犹太会堂，1 个基督教路德派教堂，11 个其他外国宗教的宗教场所。此外，还有 31 个中国道教与佛教场所，7 个满族宗教场所，7 个日本佛教寺院，7 个清真寺，1 个孔庙。^①这种情况的存在不仅在中国宗教史上罕见，而且也是黑龙江地区文化发展中独特的篇章，对龙江地区的社会、文化、生活等都产

^① Olga Bakick ed, Harbin Russian imprints: bibliography as history, 1896 - 1961: materials for a definitive bibliography, Norman Ross Publishing Inc, 2002. p. 31.

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我们对宗教研究的现实主义态度，得到了各级宗教管理部门的理解和大力支持，也得到了来自不同宗教团体的同情与肯定。以学术的态度，面对宗教问题，用学术守护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并为我们所深爱的龙江大地，这是我们编辑《论丛》与《译丛》的基本宗旨。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一些译文，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尽量保持了原文的完整性；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完全接受原作者的所有思想，希望读者们体谅。同时，两套丛书中的一些数据、方法，可能会出现一些误差，真诚希望专家学者们予以指正。

本中心全体同人愿意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将《论丛》《译丛》办得越来越好！不同于各种宗教徒在用灵魂祈望着天堂，我们在用学术守护着大地。

樊志辉 王志军

2015年7月27日

献给我最爱的妻子安妮。

——赫尔曼·迪克



作者前言

这部书中所讲述的故事，在某种角度上是不被人所知的，然而，对犹太历史而言又是非常重要的。它之所以被呈现出来，是由于我 1956 年在日本时的一些经历。虽然我不是美国军队在日本服务的第一个犹太神职人员，但是，我却注定成为最后一批来自美国穿着军服的拉比。所以，我继承了我的先辈们积累下来的优秀品质。同时，我也继承了他们对于生活在东京的犹太同胞的责任（请先让我这样直率地假设）。

我深深地感谢这种好品质，而且非常高兴有机会服务于那些生活在东京的不同派别的犹太人。的确，许多年来，无论信仰的宗派如何，那些美国军队中的犹太神职人员，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都会尽全力去帮助困难中的犹太男人、女人、小孩，以犹太神职人员的勇敢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充满暴力和战火的遥远地方重建犹太人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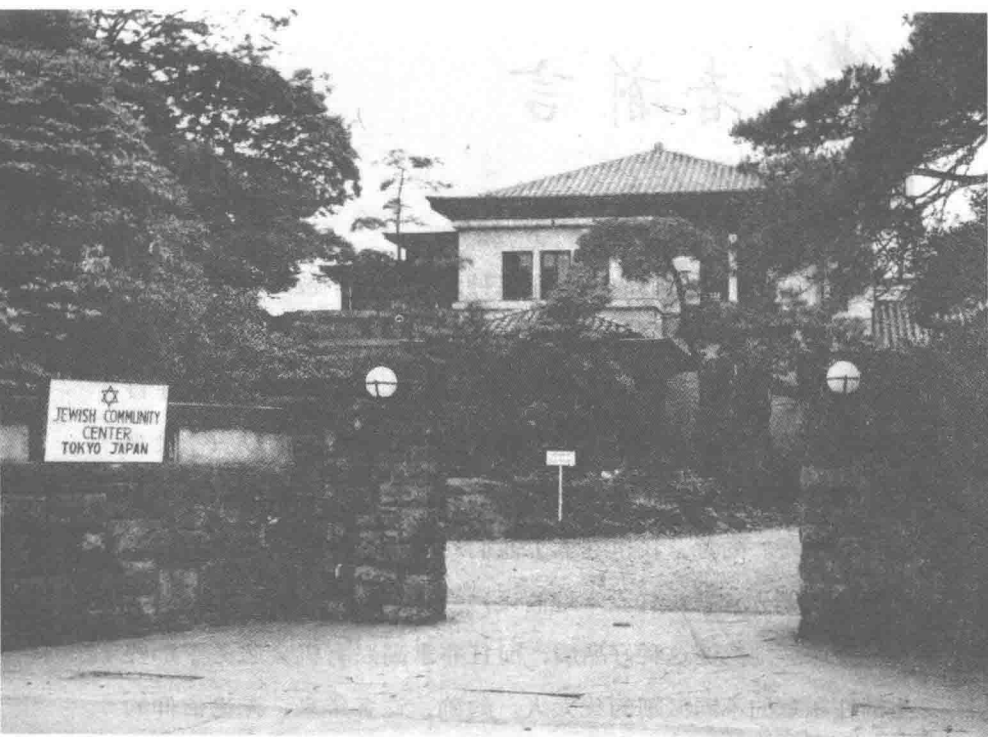


图1 日本东京涉谷犹太社区中心的入口，摄于1957年6月

1953 年，东京犹太社区成为日本犹太人生活的中心。奇怪的是，这个中心并不容易被发现。一个人不得不与日本的出租汽车公司和日文的街道门牌打交道，才能找到藏在这座名为涉谷（Shibuya）的围墙后面的犹太社区。可是为了找到这个中心所付出的努力和艰辛只是全部问题中的一小部分。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中心对于那些费了很大气力才找到它的人来说，它的大门是关闭着的。

相反，军人和不在军中服役的旅行者完全可以设法发现这个中心并且利用它的资源。然而，获得属于这个社区的犹太家庭的“内在的”心灵上和思想上的认可却是非常复杂的任务。这个社区有约 100 个犹太家庭，赢得他们的认可是巨大的挑战。

我应该从最初开始陈述，大厦（也就是中心的建筑）给人那种心中的感觉，使人难以忘怀，十分漂亮。犹太会堂是崭新的，它附属在一个令人愉快的日本建筑之中（犹太会堂新添置了一座可爱的日式宅邸），整个中心能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提供一个会议场所。这个中心接纳来自中国、俄国、欧洲和远东地区的犹太人，还有来自美国的犹太士兵，使他们聚在一起，彼此相互了解。中心为犹太人提供了接触的机会，使他们相互认识。说来奇怪，这里还有些日本人，因为某种他们自己的原因，参加我们的活动。因此，在遥远的日本，犹太人拥有独特的经验：他们不仅可以结识隐藏在世界昏暗角落里的犹太同胞，而且也能够从生活在他们中的日本人那里学到一些东西。

作为美国军队中的一个犹太神职人员，我尤其幸运，可以使

用这个宗教礼仪场所——它的中心位置，它的优秀的交会会和厨房设备，使它成为那些来自日本和朝鲜半岛的疲惫的美国士兵寻求放松和遗忘的受人欢迎的美好天堂。然而，对于那些有着不同社会背景的士兵而言，在日本获得放松和休息并非易事。因为他们在语言、习俗、兴趣和对生命的看法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另外明显的事实是，社区的犹太家庭也来源于极其不同的环境之中，再加上中心拥挤，空间有限，而我则要面临一项比其他神职人员更需要耐心的工作——为从纽约而来的美国军人服务。

我们遇到各种背景的人，总是要面对挑战，我们企图触摸他们的灵魂，向他们表达我们挂怀他们，也关心他们面对的问题。我们花费了许多时间向他们表示我们的善意，社区中的犹太家庭逐渐对我们亲切起来。他们敞开了心扉，而且还邀请我们去做客。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脑海中自然会出现一些问题，并且迫切地需要知晓答案。例如，这些犹太居民各自的背景是什么？是什么命运让他们来到地球上这个遥远的角落？

我个人的生活经历给予了我关于这些问题的一些答案。我也在许多地方生活过，并且这不是我自由的选择。匈牙利—德国—瑞士—巴勒斯坦，最终美国成为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主要的落脚点。然后，美国军队召唤我与欧洲的纳粹暴政进行战斗。我经历过前线士兵的艰辛，也经历过捣毁德国集中营围墙的胜利。我荣幸地帮助了许多欧洲难民徒步回到家乡，我帮助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护送他们到达新以色列国边境。

所以，当我在远东地区遇到了这一小拨犹太人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作为犹太人中的一员，我能贴近他们的内心，理解他们的漂泊和希望。因为我自己多年来作为一个异乡人在一个从未接触过的世界所遇到的一切让我体验了他们的痛苦历程。

尽管如此，我要讲述的仍然是一个别具特色的故事。因为他们曾居住在远东，这个地方对于我而言完全是崭新的。我充满了好奇，并且我想学习、了解更多关于远东和他们的故事。我开始探索，逐渐进入了这些犹太人来到日本前的个人历史之中。开始，我的许多问题让人们感到疑惑。我明白他们如此反应的缘由，因为所有这些问题常常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之中，所以当你问他们（让他们回忆那些痛苦的往事）的时候，也就使得他们成了调查者和问询者的受害者。可是，当我告诉他们，我计划记录他们来到日本之前在中国的生活后，他们开始非常愿意与我分享他们的经历。他们认识到他们的经历在犹太历史上是有价值的，如果不能马上将这些经历收集起来，其将会随着人类最近频繁发生的事件而被冲刷殆尽。

这就是我最初追踪这些故事时的情况，这些故事从东京到上海，从上海到哈尔滨，故事中提到的只是远东最重要的一些犹太人的社区。

我认识到不可避免地交织在每一个故事中的是与日本人没完没了的邂逅，一个人除非理解日本人对于这些犹太人的反应，否则，他不会读懂故事中的所有画面情节。我发现自己有许多关于日本人的问题，想知道这些日本人对于生活在其中的犹太人如何

反应。对于我，显而易见的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与日本人的谈话，并不能完全呈现出那些发生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事件。而且，我对于他们有关过去行为的歉意，或对于这些事件的批判并不感兴趣。我的主要目标是获得事实，如果可能，就是找到那个时期的官方档案。

幸运的是，二战期间生活在日本的犹太人的档案没有被全部毁坏。我发现，这里仍然保存 5 部关于犹太人的日本外务省档案，只是这些档案都没有出现在相关目录上。同时，我还发现一些藏在私人手中的文件。当我一发现这些文件存在的时候，我就开始寻找，并且得到了日本人全力的配合。友好的参谋处借给我他们最优秀的翻译，并且开始了令人兴奋的复印、翻译和评价工作。日本当局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甚至当我们在狭小、拥挤的外务省研究室中与布满灰尘的文件打交道的时候，他们给我和我的日本助手提供茶点。我必须还要说明，早稻田大学的小林正之（Masayuki Kobayashi）教授和我能干的秘书麦斯·卡瓦哈瑞（Masae Kawahara）小姐，给予了我不可估量的帮助，他们承担了本应属于我的繁重工作。

公平地说，我应该提及更多的朋友的名字，是他们的支持使我的这项工作成为可能。可是，记忆和此处的空间太有限，而不能将他们为我所做的一切公正地表达出来。我希望他们能原谅我，并且在读到了以下故事的时候感到欣慰。可是，仍有一人不能忽视，他就是哈罗德·U. 瑞布罗（Harod U. Riblow），他的文学天赋以及全身心的投入，为我接下来在报告中呈现的调查研

究赋予了生机和活力。我感到这份资料自身具有的价值是尤其重要的，因为它是基础的、原始的。至今为止，它是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学家所不知晓的，特别是对于犹太历史学家而言。诚然，犹太历史中充满了历史材料和人性的光辉，然而，同样真实的情况是，对于我们这一代和后代来说，由于材料的缺失以及历史学家的不同，大部分犹太历史已然消失不见了。

在我看来，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远东能够生存下来，不仅是作为暴行下幸存的人类，而且是作为有意识的、骄傲的犹太人。这是一个极为不平凡和不寻常的故事。我希望在这本书的文字中能充分地将这个故事讲述清楚。